茶香室經說

茶香室經說十二

德清俞樾

禮記四

王宮

祭法篇王宮祭日也鄭注曰王君也日稱君愚按日雖有君象不聞稱日爲王猶月有后象不聞稱月爲后也王讀爲暀詩楚茨篇先祖是皇箋云皇暀也泮水篇烝烝皇皇箋云皇皇當作暀暀暀王之通作暀猶皇之通作暀儀禮聘禮記賓入門皇注云古文皇皆作王是皇王古通用也廣韻四十一漾于放切有暀字注云美光又

有暀字注云上同今說文有暀無旺廣韻則以旺爲正字葢古字止作王後以其爲日之光故從日作旺又或變從往聲作暀旺暀均後出字不得以說文有暀無旺而謂暀古而旺俗也今世則旺字行而暀字轉廢矣此經王宮以今字書之實卽旺宮與祭日正合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祭法篇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曰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愚按鄭義非是上文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是庶人之社諸侯爲立之

庶人不得立也乃謂大夫與庶人百家共立一社則庶人亦有社矣考羣字之義虞翻注周易每曰物三稱羣國語周語獸三爲羣韋注曰自三以上爲羣是羣雖有衆義而亦不甚衆鄭謂百家以上爲羣非古義也且割國内之衆分屬於大夫亦殊非體而諸侯之國并三卿五大夫止八人耳國人豈止八百家此外將何所屬乎今按白虎通社稷篇引此文作大夫成羣立社曰置社疑古本無以下二字成羣立社者諸侯之國有三卿五大夫總謂之大夫此八家中或三家或四家或五家共立一社是謂成羣立社鄭所據本衍以下二字故失其

義引里社爲證此秦漢以下之事不足據也

王考皇考

祭法篇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鄭注曰王皇皆君也愚按七廟爲王所立考亦王也何獨於祖稱王而於曾祖又別之曰皇疑非經意廣雅釋詁曰王大也王考猶言大父深衣篇曰具父母大父母生謂之王父死謂之王考其義一也皇與王同說文王部皇大也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異其文以別之其義亦一也皇考之上爲顯考鄭訓爲明顯考之上爲祖考鄭訓爲始實皆大之一義所引

申詩采芑篇朱芾斯皇傳曰皇猶煌煌也煌煌即明也說文皇從自自始也是皇爲大即爲始也顯考祖考無非以大之至而爲之尊稱其義亦未始不一也

容聲

祭義篇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正義曰肅肅然如聞親舉動容止之聲愚按聲可聞容不可聞鄭注無說正義所說必是古義而以增益其文致失其義說文手部搈動搈也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中禮者動容即動搈搈蓋古語也此經相傳師說必有作動容之聲者謂如聞其親動搈之聲也增作舉動容止失古義矣

忌日不用

祭義篇忌日不用非不祥也鄭注曰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愚按鄭注所謂時日之禁正義猶未得其旨蓋古人忌日與今不同今以一日二日紀日所謂忌日者某月之第幾日也古不以一日二日紀日而以干枝紀日則所謂忌日者甲子乙丑也以干枝紀日則有時日之禁如今憲書所載甲不開倉乙不栽植之類故記人特明之曰非不祥也愚以此知古人忌日一歲之中不止一日如親於甲子日亡則凡甲子皆忌日於乙丑日亡則凡乙丑皆忌日亦猶紂以甲子死桀

以乙卯亡謂之疾日不問其爲何月之甲子何月之乙卯也近時餘姚有新出土之三老碑云三老諱通字少文庚午忌日祖母失諱字宗君癸未忌日不言何月猶存古法又云掾諱忽字子儀建武十七年歲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忌日母諱捐字口君建武二十八年歲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雖亦書干枝而大書其爲四月五日五月十日則其家卽以四月五日五月十日爲忌日而不以辛卯甲戌爲忌日矣今人忌日皆用此法以是碑考之知東漢之初已然也

陰爲野土

祭義篇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鄭注曰陰讀爲依蔭之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爲土壤愚按如鄭之說則陰當讀爲窨不當讀爲蔭說文穴部窨地室也詩七月篇三之日納於淩陰陰即窨之叚字此經陰字亦然言骨肉窨於土中而爲土壤也今俗猶以物埋藏土中曰窨廣韻五十二沁蔭窨並於禁切鄭讀爲蔭或擬其音而非從其義乎

陸產之醢

祭統篇陸産之醢鄭注曰蚳蝝之屬愚按下文有昆蟲之異則蚳蝝之屬當入昆蟲內陸産之醢非此屬也周

禮醢人職曰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茅菹麇臡加豆之實芹菹兔醢鄭注曰三臡亦醢也然則陸產之醢當謂麋鹿麇兔矣

大宗執璋瓚亞祼

祭統篇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注曰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愚按上文云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是君夫人咸會於大廟乃云大宗亞祼則是夫人有故使人攝祭之事禮之變也記人何以不言其常而言其變乎此經方言夫婦親之獻之屬莫重於祼不言夫人而曰大宗安見其爲夫婦親之也又

按周禮大宗伯職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鄭注曰果讀爲祼可知王后祭祀不與大宗伯止攝其薦徹豆籩之事至賓客而王后不與始攝其祼今大宗得攝夫人亞祼則大宗伯職何以別而言之乎竊疑此經蓋有闕文大宗下闕從夫人三字其文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從猶下文所言君執紖卿大夫從也大宗伯職云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詔相王之大禮是知君祼大宗必從矣夫人執璋瓚亞祼此自言夫人亞祼之事夫人亞祼亦當有宗婦從不言者文不具耳雖出臆說理宜然也

道仁聖禮義之序

經解篇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鄭注曰道猶言也愚按此道字不當訓言猶順也國語以逆而道從而逆相對爲文則道有順義論衡本性篇曰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爲道是其義也道仁聖禮義之序謂順其序也如鄭說與序字不貫矣

午其衆

哀公問篇午其衆以伐有道鄭注曰午其衆逆其族類也愚按句有以字則兩句之義必當一貫如鄭注則午其衆爲一事伐有道又爲一事中閒以字無著矣午字

古與五通五古文作㐅有一從一横之象儀禮大射儀度尺而午注曰一從一横曰午又特牲饋食篇午割之注曰午割從横割之午訓從横皆五之叚字周禮壺涿氏午貫象齒而沈之注曰故書午爲五五本字午叚字也此云午其衆亦從横之義言馮恃其衆從之横之惟其所欲即有道者莫能禦之是謂午其衆以伐有道

直言

哀公問篇出以治直言之禮鄭注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愚按上文云内以治宗廟之禮正言二字與宗廟二字殊爲不倫陳氏集說云正言未詳或云當作朝

廷以文義論自以作朝廷爲安但不知其說所本且朝廷與正言字形絕遠何得致誤疑直言當作百官百與直官與言皆以相似而誤

祖洽

仲尼燕居篇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鄭注曰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爲衆倡始無以合和衆愚按祖固訓始然祖洽二字殊爲不辭祖疑相字之誤昭三年左傳其相胡公大姬正義曰定本相作祖是二字形近易誤相洽於衆文義甚明祭法相近陳氏集說改作祖迎然相近乃禳祈二字之聲誤非形誤也此祖洽無義則

以爲相字之誤似爲得之

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

仲尼燕居篇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此二語自來不得其解鄭注及疏所引盧王之說按之下文皆不合愚謂此九字四字並非實數九乃艇者九國反者九起之九古人於數之多者皆以九言之猶有九焉猶是譬況之詞孔子言吾語女禮猶之乎有物九者極言其多也大饗有四焉言大饗之禮禁重於九者之中已居其四猶言已居其小半也說者誤以虛詞爲實數必於下文求其事以實之宜其皆不相合矣

神氣風霆

孔子閒居篇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愚按釋文曰神氣風霆絕句風霆流行絕句則陸氏所據本與今本同孔氏正義述經文亦與今本同乃其說曰神氣風霆流行謂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是孔氏所據本風霆二字不疊其述經文與今本同者傳寫以陸本改孔本也愚則謂陸本有衍文孔本亦有衍文不獨風霆二字不當疊即神氣二字亦不當疊經文本作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與上文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字句相當今

誤衍神氣風霆四字不特與上文不一律而義亦迂迴矣

天上施

坊記篇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鄭注曰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言其尊思按阮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受作受然正義云言受上恩澤如受之於天則孔氏所見鄭注作受宋本非也惟經文天字之義殊不可通鄭注亦曲爲之說緇衣篇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注曰天當爲先字之誤疑此經天字亦當爲先蓋上既酌取民言以爲政教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君

民一體於是教令未施而民已先之所謂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未施信於民而民信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此先上施之義也

薨而不葬

坊記篇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愚按春秋固無薨而不葬之諸侯雖晉厲齊靈之見弑者其葬不以禮則有之未聞其不葬也此云不葬葢謂他國之君上文云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正義曰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太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後始弔於送死殷勤可知此一經

以送葬言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言鄰國之君薨不往會其葬也春秋隱三年葬宋穆公杜注曰魯使大夫會葬故書是不會葬不書葬即謂之不葬矣隱八年宿男卒不書葬宿某公莊三十一年薛伯卒不書葬薛某公蓋魯於小國皆不往會即所謂薨而不葬

三重

中庸篇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注曰三重三王之禮愚按鄭解三重承上節夏殷周而言較時解爲勝然於經意猶未盡得此三重即董子所謂三統也董子三統之說大約謂夏黑統商白統周赤統春秋以魯爲新王則又

爲黑統三統若循環周而復始故曰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又曰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並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可以說王天下有三重之義夏殷周爲三王者自周人言之也自殷而言則虞夏殷爲三王自夏而言則唐虞夏爲三王鄭注但言三王之禮不言何代似有見於此

自是

表記篇得之自是不得自是鄭注曰言不易道徼祿利也正義曰言雖得利祿自行其爲是之道若不得利祿

亦自行其爲是之道不問得之與失恆行其是而不行非也愚按如疏義則增出行字矣葢誤以是字爲是非之是耳自由也是猶此也言得之由此不得亦由此此鄭注所謂不易道也

必見其敝

緇衣篇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鄭注曰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愚按衣敝則棄之矣何見之有斷無有新時不見而見其敝者鄭注非也王氏經義述聞以敝爲裲之叚字音布蔑反謂衣袂也此說愚初以爲然旣而思之則亦未是葢上句

軾字車前横木也車前横木顯而易見故有車必見其軾若袂則偏矣車見軾而衣見袂義不一律若然則或襟或裾無不可見何必袂乎況袂字又不見於經傳乎愚謂黻當讀爲市黻與市雙聲詩甘棠篇蔽芾甘棠蔽芾雙聲則黻市亦雙聲市之篆文作韍玉藻篇注曰韍之言蔽也此即其聲近義通之證桓二年左傳正義引乾鑿度鄭注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此說市制也是市之爲物所以蔽前故在衣前與軾在車前正同有車必見軾有衣必見市皆舉其在

前者可一望而見正古人取喻之精也鄭解上句軾字爲載葢從軾字本義則與下句軾字虛實不倫故以載釋之仲尼燕居篇車得其式注云式謂載也鄭意此經軾字與彼經式字同然軾之與式字旣不同且其車其衣所有者旣實有其物則其軾其㡀所見者亦必實有其物愚於軾字仍從本訓爲車前横木而㡀字改讀爲市求文義之稍安而已

又按此二句皆喻語下句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亦是喻語此經正意止在苟或行之必見其成二句鄭注曰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是專以行言也正義曰此明人

言行失之

夫人妻

服問篇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注曰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愚按文專主君言而謂包大夫以下殊爲迂曲此云夫人妻正禮家之深意春秋時名稱不正所謂夫人者或非妻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曰誰爲君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可見當時稱妾爲夫人者固有之矣別之曰夫人妻見必夫人而妻君始爲之主也以此爲防猶有如魯哀

公爲悼公之母齊衰託言曾人以妻我者

比投

投壺篇順投爲入比投不釋鄭注曰比投不拾也正義曰比頻也賓主投壺法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須投愚按古賓主之間彬彬有禮斷無喜入頻投之事何煩先爲告戒乎比投與順投相對爲文說文比部曰二人爲从反从爲比从有順從之義則比有不順之義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反復申明言順投者方謂之入若不順則雖入不釋算也大傳篇曰五者一物紕繆鄭注曰紕繆猶錯也比投之比義與

紕同

樂人及使者

投壺篇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鄭注曰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爲樂者愚按使者所包甚廣非止進羞者上文司射奉中使人執壺此執壺之人亦卽一使者也樂人卽上文弦者及大師之屬鄭以國子能爲樂者說之正義因謂是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若然則當尊之在賓黨何得在主黨乎蓋司射庭長及樂人使者皆主人命爲之司射庭長尊故列之賓黨樂人及使者卑故列之主黨耳

魯哀公問孔子

儒行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鄭注曰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爲儒服而問之愚按鄭意以哀公至孔子家而問之故此注云館孔子下文哀公命席又注云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然篇末云孔子至舍哀公館之則是時孔子固在公朝若在家中則卽是舍又何至乎下文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正義曰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時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此說殊誤論語先進篇端章甫鄭注曰端元端

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曰視朝之服然則章甫正是朝
冠非常服也所謂逢掖之衣者葢肘掖之閒稍加寬大
實亦並非異制當仍是元衣素裳常朝之服鄉黨云疾
君視之加朝服拖紳疾時如此平時可知即使孔子在
家哀公就見亦斷無不朝服之理鄭注以爲大袂禪衣
君子有道藝者所服夫孔子從大夫後衣裳自有制度
豈得自以爲有道藝而創此異服乎明乎逢掖之衣章
甫之冠皆常朝之服則孔子是時在公朝而不在私家
明矣

慎靜尙寬

儒行篇愼靜而尙寬阮校勘記曰石經無而字山井鼎云宋版無尙字愚按當從石經爲是正義曰愼靜而寬者旣愼而靜所尙寬緩也則其所據本必有尙字故以所尙寬緩說之乃其述經作愼靜而寬此而字必是尙字之誤若作愼靜而寬何以云所尙寬緩乎尙字必當有故知石經是而山井鼎所見宋版非也述經止四字又知今本作愼靜而尙寬者非也

重責婦順

昏義篇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正義曰分之則婦禮婦順著代三者別文皆總歸

於婦順故自此以下唯申明婦順也愚按正義之說理
非不是而文或未安下文言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
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
然則婦順所包者廣和於室人當於夫或可以順字該
之若絲麻布帛委積蓋藏豈順字所能盡乎疑此下凡
言婦順與上文明婦順不同當讀爲訓訓與順古通用
書洪範篇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宋微子世家並作
順詩烈文篇四方其訓之哀二十六年左傳引作四方
其順之皆其證也爾雅釋詁訓道也婦訓猶言婦道也
自順舅姑和室人以至審守委積蓋藏皆婦道所不可

鈌者下文云婦順備而後內和理言婦道備而後內和理也所以成婦順也言所以成婦道也以明章婦順言以明章婦道也婦順不修言婦道不修也讀順爲訓而釋爲道文義皆安尤可證者天子聽男敎后聽女順夫女順何從而聽之讀順爲訓則天子聽男敎后聽女訓男敎女訓文正相對又曰敎順成俗外內和順兩句中先出順字尤爲無義敎順之順亦當作訓承上男敎女訓而言言敎訓成俗則內外和順也此兩句中上言敎順下言和順必不當以一字讀之然則順之當讀爲訓可決於此矣

歲獻貢士於天子

射義篇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鄭注曰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正義曰以經貢士之文繫歲獻之下恐每歲貢士故云三歲而貢士也又知三歲者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云云故知三歲而貢士也愚案經文但有歲字無三歲字貢士之文繫歲獻之下歲歲獻則亦歲歲貢士可知如鄭義則此經本重在貢士不重在獻獻與貢士既有每歲三歲之不同則但云諸侯三歲貢士於天子足矣何必繫歲獻言之轉使三歲之制不明

乎且下文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是每祭必擇士矣天子歲歲有祭而士必三歲一貢則當不貢士之年所擇者稀矣故以經文言之知諸侯歲獻必貢士於天子貢士與歲獻俱來卽漢制所謂令與計偕者也然則書傳何以言三歲一貢士曰古制貢士有大國次國小國之別鄭注引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而不知更有大國每歲貢士次國二歲一貢小國三歲一貢之說何以知之亦以漢制明之漢和帝時丁鴻與劉方上言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

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詳見丁鴻傳夫有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五人六人之別卽本於古之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也然則二歲一人三歲一人亦卽本於古之次國二歲一貢小國三歲一貢矣禮記言天子將祭擇士之事每歲有祭宜每歲必有貢士故以大國之制言書傳以賞罰言則一紬再紬三紬爲期不過三年太迫蹙矣故以小國之制言言各有當也又或大國一歲一貢次國二歲一貢而賞罰仍俟小國貢訖然後一例施行故以三歲言之也鄭但以書傳說此經未能推見及此

與爲人後者

射義篇賁軍之時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鄭注曰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旣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愚案爲人後者禮之所有而此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科故鄭注曲爲之說然與字實止尋常連屬之辭鄭訓爲奇義殊未安今案爲人後之禮當始於周周之前實未之有何以明之以殷事明之殷人立弟之法以次傳訖仍歸其兄子如大丁未立而卒立其弟外丙中壬而復立太丁之子太甲是也然沃丁崩立其弟大庚大庚崩立其子小甲不復立沃丁之子小甲崩

立其弟雍己雍己崩立其弟大戊大戊崩立其子中丁
不復立小甲之子如此之類蓋以沃丁小甲無子故也
無子卽無後可知殷禮不爲無子者立後也是以文王
有長子伯邑考不以武王之子爲之後猶用殷禮也孔
子有兄孟皮不以伯魚爲之後孔子自言殷人行殷禮
也推上古大同之義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人固不
必皆有後故古有無服之殤而喪之無主者族人與前
後家東西家及里尹皆得主之何以立後爲立後之禮
其起於後世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乎孔子有志於大
道之行故變相之圃創立此法儒行篇正義曰孔子自

以爲制法之主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是說也說儒行之章甫逢掖未合說此經則正得之矣余從前著羣經平議妄疑後字爲役字之誤未見及此也

者不

射義篇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鄭注曰者不言有此行否釋文曰修身以俟死絕句者不此二字一句樾案以者不二字爲句殊不成義宜後人不之從也荀子大畧篇從諸侯不楊注曰不當爲來蓋隸書來字或作来不字或作不兩形相

似故致誤耳此經不字亦疑來字之誤來句在此位也
蓋招之曰來又告之使居此位與揚觶而語情景正合
下文序點語亦然

庶子之倅

燕義篇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正義曰
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者是其適子也謂之庶者庶衆
也以其適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
子也愚案古重適子斷不得謂之庶子疑本作職諸侯
卿大夫士之子之倅庶字衍文也周禮夏官序官注曰
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鄭注正本此記故又云或

曰庶子卽據此記也觀鄭彼注但稱公卿大夫士之子不言庶子知此此記庶字衍矣

婦人童子不杖

喪服四制篇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正義曰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男子愚案以童子爲幼少是也以婦人爲未成人則不可通鄭注無文不知其意如何

案喪大記篇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注曰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卽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敢自持也然則婦人不杖以堂上言方其卽位堂上之時固不杖也

德淸俞樾

春秋公羊傳

文王

隱元年公羊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解詁曰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愚按以王爲文王必孔氏相傳之說何休所解似未盡得夫春秋所書正月左氏所謂周正月是也周自武王始改正朔則王正月宜爲武王乃云文王者蓋武王既有天下者也文王則未有天下而創立王者制

度者也孔子作春秋託王於魯魯亦未有天下而孔子
借魯以立王者之制是以文王王魯不以武王王魯也
故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諸侯

隱元年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
母之喪告于諸侯解詁曰經言王者賵赴告王者可知
故傳但言諸侯愚按何氏此注淺矣春秋託王於魯周
魯交涉始於此事故於傳文微見其意經書天王而傳
兩言諸侯所謂齊王德於邦君示黜周王魯之意也此
義本何邵公輩發之何乃未見及此

稱人則從不疑也

隱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解詁曰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愚按莊四年傳公及齊人狩于郜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以彼例此如實與莒子盟當云公曷爲與微者盟莒子也莒子則其稱人何稱人則從不疑也經義方顯今不云莒子也是實與莒大夫盟矣莊二十二年傳及齊高傒盟于防齊高傒者貴大夫也曷爲就

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
傳之義得彼傳而明葢高傒爲貴大夫若書公則疑公
反隨從之故不書公此莒大夫乃小國大夫非高傒比
故從微者例書莒人則隨從公不疑也何氏亦引齊高
傒事而未達此義謂莒人實莒子非傳意矣

俶甚也

隱九年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解
詁曰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愚按俶訓始不訓怒
以俶甚爲始怒甚殊不成義釋文云俶甚尺叔反始也
大甚音泰是陸所據解詁不作始怒而大甚音泰則非

大小之大也周易繫辭傳曰乾知太始釋文曰音太王肅作泰太始連文是太與始義通始甚卽太甚故曰似始也始甚猶太甚也阮氏校勘記初校以注文兩恕字爲衍文是矣再校又云前說不然始甚不得云猶大甚未達此旨

州公

桓五年州公如曹解詁曰稱公者申其尊起其慢責無禮疏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國非此二者必非是公但今過魯自尊若公故如其意書之曰公以起其無禮也愚按此說非是州若非公則如其本爵書

之謚見其無禮何反假以上公之名使得解其無禮之罪乎州之爲國說春秋者皆莫知其姓今按水經陰溝水注引世本云許州向申姜也炎帝後然則州國姜姓炎帝之後公或其本爵歟

家父

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解詁曰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叔按家爲采地名經傳無徵詩節南山序曰家父刺幽王也鄭云家父字詩云家父作誦與吉甫作誦同吉甫是字家父亦必是字鄭說可信蓋家父作誦乃作者自言非稱名卽稱字斷無

自稱其采地者也何說非是天子中大夫或例稱字乎

曰猶嘗乎

桓十四年乙亥嘗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何氏於猶嘗乎句下注云難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無猶嘗乎愚按難者之辭當曰可勿嘗乎不當如此此非難者之辭乃譏者之辭若曰御廩災矣猶嘗乎故卽繼之曰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公夫人姜氏

桓十八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齊阮氏校勘記云鄂本公

下有與字是也左穀皆有與懸拔當以無與字爲是傳云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使經文有與字則與即及也隱元年傳及者何與也公與夫人即是公及夫人何以云不言及夫人乎穀梁石經亦無與字然則公穀之有與字者皆後人據左氏妄加之

卜之曰

莊四年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疏出卜之至分焉五字而釋之曰卜之者謂襄公之辭懸拔下文寡人死之何氏解詁曰襄公答卜者之辭然則此云師喪分焉乃卜者之辭葢襄公使卜者卜之卜者曰師喪

分焉言伐紀不吉也故襄公答之曰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徐疏未達其意

同同

莊四年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解詁曰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𣅀同文諭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凡二同故言同同愚按注中雖有二同字實止一意不知何以謂之同同疏云輕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𣅀同文諭之一同也故曰凡二同此實不成義又云考諸古本傳及此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且理亦宜然疑古本傳文止作其餘從

同無下同字注文至遂其異義矣止無凡二同故言同
同七字因傳文誤衍同字遂於注文增此七字非其本
文也

宋人遷宿

莊十年宋人遷宿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環之也解詁
曰遷繞也解上不通也宋本欲遷宿君取其國不知宿
之不肯邪宋逆詐邪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窮
從宋求遷故得言遷遏按如傳文則遷之卽是環之如
注義則環之而後遷之非傳意也公羊經文疑本作宋
人壅宿說文土部壅塞也壅宿者壅塞其往來之路周

禮大司馬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是古有此法也䢅從土西聲遷古文作拪從手西聲𨒥拪並從西聲古或相通穀梁左傳均作遷字公羊獨作𨒥字故其說與左穀異後人以左穀改公羊遂使何邵公亦莫得其義矣

操之

莊三十年蓋以操之爲已蹙矣解詁曰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阮校勘記引武億云操古本作躁詩江漢正義引此躁迫也愚按作操作躁均非本字其本字當作剿說文刀部剿絕也周書曰天用剿絕其命

今夏書甘誓篇作天用勦絕其命枚傳曰勦截也正義曰勦是斬斷之義故爲截此傳云剿之爲已歷矣葢言斬斷之者甚痛也作剿字誤方合注中迫殺之義

鄟城

僖二年城楚丘鄟城城衞也阮校勘記曰十四年傳曰鄟城之疏引此傳亦有之字唐石經以下本皆脫慁按鄟城者問所城之地也鄟城之者問城之之人也此云鄟城城衞也則不當有之字下文云然則鄟城之桓公城之至此乃問城之之人則此是問所城之地不當有之字明矣十四年傳鄟城之城杞也此問鄟城非問鄟

與之故下文又云然則熟城之桓公城之與此文同彼
傳孰城下有之字衍文也何氏於此傳孰城下解云据
内城不月故問之是問地非問人其所據本必無之字
十四年傳孰城之下解曰諸侯不序故問誰城則問人
非問地矣其所據本必已衍之字當據此傳正彼傳不
當據彼傳正此傳也

伯姬卒

傳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
婦人許嫁笄而字之穀梁傳同按儀禮士昏禮記女子
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禮記曲禮篇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是固禮家之定說矣然禮記襍記篇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內則篇又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何也愚謂女子之笄猶丈夫之冠也冠昏初不幷爲一禮笄嫁何得幷爲一禮竊疑十五而笄乃女笄之定年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女早於男者男娶以三十爲限女嫁以二十爲限故女早於男也然女子以笄爲大事而其父母視女子之笄則亦細事耳於是怠玩因循有及期而不笄者然至許嫁則必笄矣此曲禮所云是也其或至二十猶未許嫁則亦必笄矣襍記所云是也旣笄則必字之伯姬以字書其爲旣笄之女無可疑者至許

嫁與否則不可知也

眣

文七年眣晉大夫使與公盟解詁目以目通指曰眣悉

按此字有從矢從失之異所爭豪釐刻本漫漶不易辨

別玉篇目部瞚式潤切目動也瞬同上眣亦同上公羊

傳郤克眣魯衛之使雖不引此傳而此傳義與彼同是

顧野王所見公羊傳作眣也又有眣字丑乙逵結二切

目不正也不引公羊傳則六朝以來相承公羊傳作眣

不作眣矣說文目部有眣字云目不正也凡人以目通

指必邪視之與公羊傳義亦似有合而顧野王所見公

羊傳則非此字也眣字不見於說文愚謂眣爲瞚之或
體宜從矤省聲猶螾之或體作蚓矣
又按說文旻部旻舉目使人也此義與公羊傳義最合
旻讀若颰颰從犮聲與眣從失聲正同部字則疑公羊
傳本作眣爲旻之叚字而自六朝以來皆沿訛作眣何
也

守文王之法度

文九年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
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愚按度字衍文也守文王之法與
繼文王之體相對成文下云文王之法無求卽承守文

王之法而言若此句有度字則下句亦當有度字矣蓋涉注中文王始受命制法度而衍注有度字者何氏用以足句耳

而微至乎此

宣十二年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解詁曰微喻小也積小言語以致於此愚按如注義則增出積字又增出言語字矣且鄭伯請錫不毛之地徇命甚殷莊王但言其主此之故而於鄭伯所請覽置不答亦非人情今按微當讀爲豈說文豈字本從微省聲古文以豈爲主故微卽可

傳作豈後至乎此者豈至乎此也言何至如君所言之甚也自明必不滅鄭正所以答鄭伯之請也

憂內也

成二年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解詁曰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故與大夫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愚按如何注並無憂內之義非傳意也襄三十年傳曰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得憂諸侯也解詁曰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此年羞之戰以齊病魯衛之故曹使大夫帥師從魯與齊戰春

秋託王於魯故曹憂外而謂之憂內內謂魯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宋公佐卒于曲棘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解詁曰宋公閗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何氏於彼傳解說甚明不知此注何以不暸也

鸜鵒

昭二十四年有鸜鵒來巢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鸜鵒猶權欲之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釋文曰鸜音權左氏作鸛音劬愚按詩東山篇鸛鳴于垤非鸜鵒也東山之鸛說文雈部止作雚其在鳥部從鳥作

雝者曰雝專啚踩如雀短尾射之銜矢射人則與此絕異矣玉篇鳥部鸛古亂切鸛鳥鶮屬不以爲鸛鵒之鸛鴝具愚切鴝鵒也鸜同上鸜巨負切鸜鵒亦鴝鵒也疑古本公羊作鸛鵒故何邵公以權欲說之顧野王以鴝爲正文所載異文鸛鸛二字鸜本左傳鸛本公羊傳也

以輦爲几

昭二十四年以輦爲几愚按古不騎馬何以有輦且以馬鞍置地上傾側不平豈可以爲几乎輦疑案之叚字周禮掌次所謂張幕設案者也說文木部案几屬故可以爲几案以木爲之故從木然周禮掌次有鞔案案可

以氈爲之宜亦可以革爲之鞌字之義本謂以革爲鞌以物言則案之異製以字言則案之別體也其後騎馬之事起卽名其所藉以騎馬者曰鞌而鞌之本義轉爲所奪矣此傳鞌字尚其本義說者以後起之義釋之非傳義也

社者封也

哀四年社者封也解詁曰封土爲社慧按封土爲社因謂之封於義未足社者封也疑本作社者土也蓋社從示從土會意而實卽從土聲社者土也以聲訓也縣篇乃立冢土傳曰冢土大社也以大訓冢以土訓社皆

古訓也何注封土爲社正釋社者土也之義今作社者封也涉注文而誤

孟子

哀十二年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疏曰若言宋之長女爲魯侯之妾而卒之恐按此襲杜預說其說非也果欲託之他國則魯夫人多姜氏者何不曰孟姜而必曰孟子乎論語曰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當日本連吳字稱之其不以爲宋女可知矣左傳疏引賈氏云若言吳之長女此說得之詩南山篇齊子由歸傳曰齊子文姜也疏曰齊侯之子女文姜孔疏

釋齊子極爲明白知齊子之義卽知吳孟子之義矣論語朱注亦云使若宋女子姓者然襲杜注徐疏之誤非古義也

以君子之爲

哀十四年傳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解詁讀以俟後聖四字爲句以君子之爲五字爲句疏因云君子謂孔子愚謂非也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九字爲一句上文云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蓋堯舜樂孔子之爲君子孔子亦樂後聖之爲君子故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

此也

徐彥

四庫全書提要云公羊傳唐徐彥疏阮氏校勘記序云徐彥時代里居不可考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愚按阮說非也成四年鄭伯堅卒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定本乃唐初顏師古所爲作疏者得見定本則其爲唐人無疑決非北史之徐遵明矣

春秋穀梁傳

知其不可知

穀梁隱三年傳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愚按上知字上奪不字本作不知其不可知知也疏云謂聖人愼疑作不知之辭者知也是其所據本必作不知其不可知乃其述傳文亦無不字後人據已奪之傳文而刪之也

孤未爵

隱三年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范氏集解曰平王之喪在殯愚按此非傳意也傳蓋謂武氏子之父死未久武氏子雖其嗣子而以喪未畢未受朝廷爵命故曰未畢

喪孤未爵孤者嗣子之稱禮記襍記篇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正義曰孤謂嗣子傳所以稱武氏子爲孤也下文云未爵使之非正也言武氏子未受爵命卽使奉使於諸侯非禮之正耳范注誤以平王之喪說之殊失傳意

魚卑者之事也

隱五年魚卑者之事也愚按以魚爲卑者之事則穀梁子讀經文魚字爲漁以人言不以物言也左氏傳云公將如棠觀魚者亦是讀魚爲漁魚者猶言漁者左穀義合惟公羊傳百金之魚公張之則讀如本字

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

隱五年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集解曰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愚按此非尸子意也君謂八佾是僭則魯用六佾自是美事何以下文云始厲樂矣反加以不美之名乎蓋尸子之說與穀梁子不同穀梁子謂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尸子則謂自天子至諸侯凡人君皆八佾以尸子說差之大夫其六佾士其四佾與其說亦或可信季氏大夫本用六佾故其僭也遂用八佾若季氏本用四佾未必驟僭八佾也公羊傳載子家駒之言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可知季氏僭諸侯

非僭天子

桓無會

桓二年冬公至自唐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集解曰桓會甚衆而曰無會蓋無致會也愚按無致會但曰無會於文不備疑此傳本作桓無會而致其致何也遠之也桓無會而致謂桓會皆不致即范氏所謂無致會也傳寫奪致字猶䐶而字至十六作傳云桓無會其致何也則升而字奪之矣

陳侯鮑卒

桓五年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

故舉二日以包也集解曰國君獨出必辟病潛行思按公羊傳曰恢也何休曰恢者狂也近人鍾文蒸作補注以公羊傳說范注辟病謂辟易之病即狂也實非范氏之意辟病若是辟易之病則猖狂妄行不得云潛矣釋文曰必辟音避本又作避則相承舊讀固作逃避之避不作辟易之辟也病不可辟而言辟病者古人必有是說續齊諧記載汝南桓景用費長房說九月九日舉家登山及還見鷄犬牛羊一時暴死此雖不足信然亦可見古有避病之說矣今人遇瘧疾亦有出避之而愈者余親見之

惡戰則殺矣

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集解曰若衛自歸寶於齊過齊然後與我齊首其事則我與王人戰罪差減患按上經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王人子突救衛衛侯朔入于衛是魯之不遵王命固顯然矣然實無與王人戰之文且與王人戰乃戰之惡當云戰惡殺矣今云惡戰則殺矣尋則殺之義疑此戰字虛而非實小爾雅廣言曰戰交也蓋戰必兩國共之無一國獨戰者也使此經皆云衛人來歸寶或云取衛寶于齊則魯獨專

其惡矣今云齊人來歸衛寶是分惡于齊於是齊人以惡委之魯魯人以惡委之齊若交戰然而魯惡可以少減故曰惡戰則殺矣惡言戰猶功言爭兩功相爭則功小兩惡相戰則惡輕

糴糴也

莊二十八年告請也糴糴也𢠵挍古書以同字爲訓者往往有之然必有虛實異義如莊元年傳云孫之爲言猶孫也是其例也若此兩糴字無可分別豈亦如伐字之有長言短言乎疑下糴字當作糶說文入部糴市穀也從入從糴出部糶出穀也從出從糴經書告糴者從

魯言之也傳者因經書告糴于齊恐讀者不達以爲請
入穀于齊故釋之曰糴糶也謂告糴實是告糶請齊出
穀非請齊入穀也蓋經從魯言之傳從齊言之耳糴之
與糶猶買之與賣周禮泉府氏注苛察沽買過多釋文曰
買或作賣蓋自此言之謂之買自彼言之謂之賣義本
相通故自此言之謂之糴自彼言之謂之糶義亦得通
耳

蓋納頓子者陳也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納者內弗受也
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集解

曰圍陳使納頓子愚按楚欲納頓子曰可以兵納之何必圍陳而使納乎杜預注左傳曰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此說得當時之實疑此傳本云蓋出頓子者陳也明頓子出奔由於陳則楚人圍陳納頓是一事矣因涉經文誤作納頓子者陳也義不可通

進不能守退敗其師

僖三十三年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愚按進守衍文徒字屬上讀入虛國不能守退句敗其師徒句退字與上入虛國三字相對為義不必有

進字也疏云本或別進字者當作別本或有進字者明所據本無進字矣亂人子女之敎無男女之別不連徒字讀徒字自屬上敗其師徒猶云師徒撓敗也亂人于女二句不知所指疏云謂入滑之時縱暴亂也左傳載蹇叔之言曰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則此事容或有之但傳謂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恐別有說按史記秦本紀於此事後載由余事繆公問由余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時尙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云云繆公乃用內史廖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所云亂人子女之敎無男女之別或卽指

此其後由余歸秦待以客禮則以其治戎者治秦而秦於是乎狄矣夫秦得周之故都文武成康之舊治也而秦俗之敝至於婦公並踞殆即用由余之效與苟求富强棄其本俗故曰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

輔人之不能民

文十一年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入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集解曰輔相鄰國有不能治民者而討其罪入則可曰猶可者明鄰國之君無輔相之道愚謂楚討夏徵舒討弑君之賊非討其不能治民也討弑君之賊亦非輔相之謂也且謂鄰國無輔

相之道討賊非宜則孔子不當請討陳恆矣范注非是由其於不能民三字未得其解耳能者善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注曰能善也蓋古以賢能並稱能猶賢也賢能並善也不能猶不賢也不能不賢並不善也人之不能民猶文十二年公羊傳所謂君之不令臣不能猶不令也不曰臣而曰民賤之之辭也公孫甯儀行父從君於昏其在陳也可謂不善之人矣楚子聽此二人之言興師伐陳是謂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然夏徵舒實有可討之罪則討之猶可也遂納此二人於陳則人人之君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大不可矣傳

意如是范注失之

猶存公也

文十六年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集解曰時行父雖爲晉所執猶欲存公之所在故不致行父又言舍之皆所以見公在莒丘愚按以公在莒丘釋存字非傳意也襄十年傳曰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並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此傳存字與彼傳存字同上云何其執而辭也問何以見執之後猶爲之解說也禮記表記篇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注曰辭

猶解說也蓋書舍之于菑上又不書至自晉皆見行父仍在公所解說其見執之恥所以存公也下云存意公亦存也此也字讀爲邪古也邪不別乃問者之辭言有此存之之意公亦爲之存邪故下文答之曰公存也范注誤解存字爲公之所在故上下文皆失其解又公亦存也楊疏誤作公亦存焉石經從之轉與公存也語意重複由不知也字即爲邪字故耳

自禍

成十二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自禍於是起矣

愚按自禍二字無義疑自字乃晉字之誤集解但曰厯

公見殺之禍不釋自字疏亦無說疑其所據本固作晉禍於是起矣故不煩解說也

賁泉

昭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泉集解曰賁泉魯地懸按此杜預之說也然說左傳則可說穀梁則不可下文云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則賁泉爲莒地明矣惟其爲莒地莒用狄道故謂賁泉爲失台若是魯地魯人豈用狄道乎公羊作濆泉其傳曰濆泉者直泉也直泉者涌泉也何邵公謂外異不書則固以爲非魯地矣疑范氏本作賁泉莒地後人據杜預左傳注改

之徐彥公羊傳疏云在莒魯界上其或然乎

王父名子也

昭七年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集解曰父受命名于王父王父卒則稱王父之命名之愚按此說泥矣王父在則王父名之王父不在則父名之內則但言父名之者著其常穀梁必言王父名之者與其重

艾蘭

昭八年艾蘭以為防集解曰蘭香草也防為田之大限疏曰蘭是草之貴者艾之為防則逢蘭同蕕故舉以包

之愚按艾萛爲防不得專舉蘭之一名不切覽云艾草
尤足包之矣且但艾其草則四畔仍無界限何足爲防
范解非也西京賦云武庫禁兵設在蘭錡李善引劉逵
魏都賦注曰受他兵曰蘭受弩曰錡管子小匡篇輕罪
入蘭盾鞈革二戟尹注曰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是蘭
爲兵器之架艾當作乂說文丿部丿右戾也乀左戾也
乂芟艸也從丿從乀相交或體作刈從刀竊謂乂字從
左戾右戾取義似非芟艸之謂芟艸字正當作刈耳乂
字與爻同意㸚從丿從乀則爲乂讀魚廢切從二乂則
爲爻讀胡茅切從二爻則爲㸚讀力几切三字音讀不

同而義則相近爻交也乂亦交也物相交則有亂義廣
雅釋詁殺亂也殺從爻也古訓反復相通亂即有治義
爾雅釋詁乂治也乂之訓治與殺之訓亂一意之引申
也此云乂蘭以爲防者陳列兵架以爲田界必左右相
交故用此乂字正古人用字之精矣周書王會篇外臺
之四隅張赤帟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乂
蘭之乂爻閭之爻皆交之義也此傳本作乂蘭以爲防
上云以葛覆質以爲槷下云閶旃以爲帳門質椹也旃
旌旂也此文之蘭兵架也物皆同類說者誤以蘭爲蘭
草遂誤以乂爲芟艸之刈相沿作艾而傳義晦矣

許世子止弑君

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集解曰責止不嘗藥愚按以許止爲不嘗藥宋歐陽氏辨之詳矣其言曰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然余考公羊左氏傳皆無責許止不嘗藥之說左傳曰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杜注曰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是杜意謂世子誤進醫者

所爲之藥致其父服之而死也孔氏正義曰眞止不舍其藥物言藥當信醫不須已自爲也釋例曰醫非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愼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劑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是杜氏釋例之說與注又微異謂許止自以所爲之劑進父父服之而死也二者未知孰是然傳責其不舍藥物則非責其不嘗藥物矣是左氏無不嘗藥之說也公羊傳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

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味其語意是亦左氏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之意是公羊無不嘗藥之說也至穀梁乃有許世子不知嘗藥之說歐陽之論以駁穀梁則可以駁公羊左傳則不可公羊左傳所載自是當時實事止不弑君而書弑君非春秋之苛論理固宜然也今律凡人子殺死其父者雖過誤亦凌遲處死此正春秋書許世子弑君之例矣

蔡侯東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東出奔楚東者東國也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愚按譏二名者公羊之說非穀梁之說且公羊譏二名者譏其人之有二名非削其一名以示貶也穀梁此傳似有可疑今按公羊及左傳均作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書蔡侯東國卒左傳無說何休謂蔡侯朱出奔爲東國所篡是公羊家以朱與東國爲二人也疑此經亦作蔡侯朱出奔楚與公羊左傳同而穀梁家說則謂朱卽東國故發傳曰朱者東國也明此年奔楚之蔡侯朱卽二十三年書卒之蔡侯東國其人有二

名耳傳文除東國外諸東字皆當作朱

此皆無公也

昭二十九年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集解曰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愚按叔倪欲納公事無所出范之臆說耳叔倪乃文公子叔肸之後亦魯之公族今無病而死公族凋零是亦公室不振之兆故曰此皆無公也猶左傳載萇宏語以南宮極震知天之棄西王也

若此時

定四年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愚按若此時當作此若時古書往往以此若二字連文管子山國軌篇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此若言可得聞乎墨子尙賢篇此若言之謂也節葬篇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並以此若連文若亦此也古語不嫌複也公羊載此事曰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若時卽此時也公羊作若時穀梁作此若時語意不異誤作若此此時失古人語意矣何休注公羊云猶曰若是時是何邵公已不達古語

石伺欲書春秋

定十四年石尙欲書春秋愚按孟子以魯春秋與晉乘
楚檮杌並言則魯之舊史本名春秋即公羊所謂不脩
春秋也然石尙以天子之士何故欲書於魯國之春秋
於理難通疑此所謂春秋正孔子所脩之春秋也左傳
序正義引家語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
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此眞
家語之文非今所行王肅僞造者其說可信然則孔子
生平凡兩適周先時與南宮敬叔適周是一適也此與
左丘明適周是再適也史記不載後適周事故至今不
知春秋之作始於何年何休用演孔圖說謂獲麟而作

春秋則哀十四年孔子歸魯久矣不聞再出何有適周觀書之事疑齊歸女樂孔子去魯知道之不行即有作春秋之志史記孔子世家載去魯在定十四年而魯世家則在定十二年十二諸侯年表同疑得其實孔子世家載去魯即適衛夫孔子以魯郊不致膰俎而行魯郊在春孔子去魯必以春自魯至衛相距非遠而年表於定十三年衛靈公三十八年始書孔子來雖去國遲遲不至於此疑孔子去魯後即與左丘明適周史失載耳石尙者蓋當時之賢士也與孔子周旋預聞其事知孔子作春秋立百王之大法爲不朽之盛業欲書名其間

以爲光榮故請爲歸賑之使求在書名之例孔氏相傳有此一事穀梁子聞之而著於傳非虛言也齊大史子輿曰天將欲素王之乎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石尙卓識不在此兩人之下今石尙名氏與春秋並傳克副其意矣乃穀梁之言人不之信宋劉敞曰孔子是時未作春秋石尙安得書不知石尙知孔子欲作春秋卽有此請非必至爲親覩孔子秉筆書己姓名也王應麟曰宰咺歸賵石尙歸脤經書天王以是始終傷周而歎爵也穀梁謂石尙欲書春秋曾是以爲禮乎不知石尙之欲書春秋與春秋之書石尙不得幷爲一談在孔

子作春秋雖非石倘亦書也豈謂孔子徇石倘所欲而書之乎